

九州志

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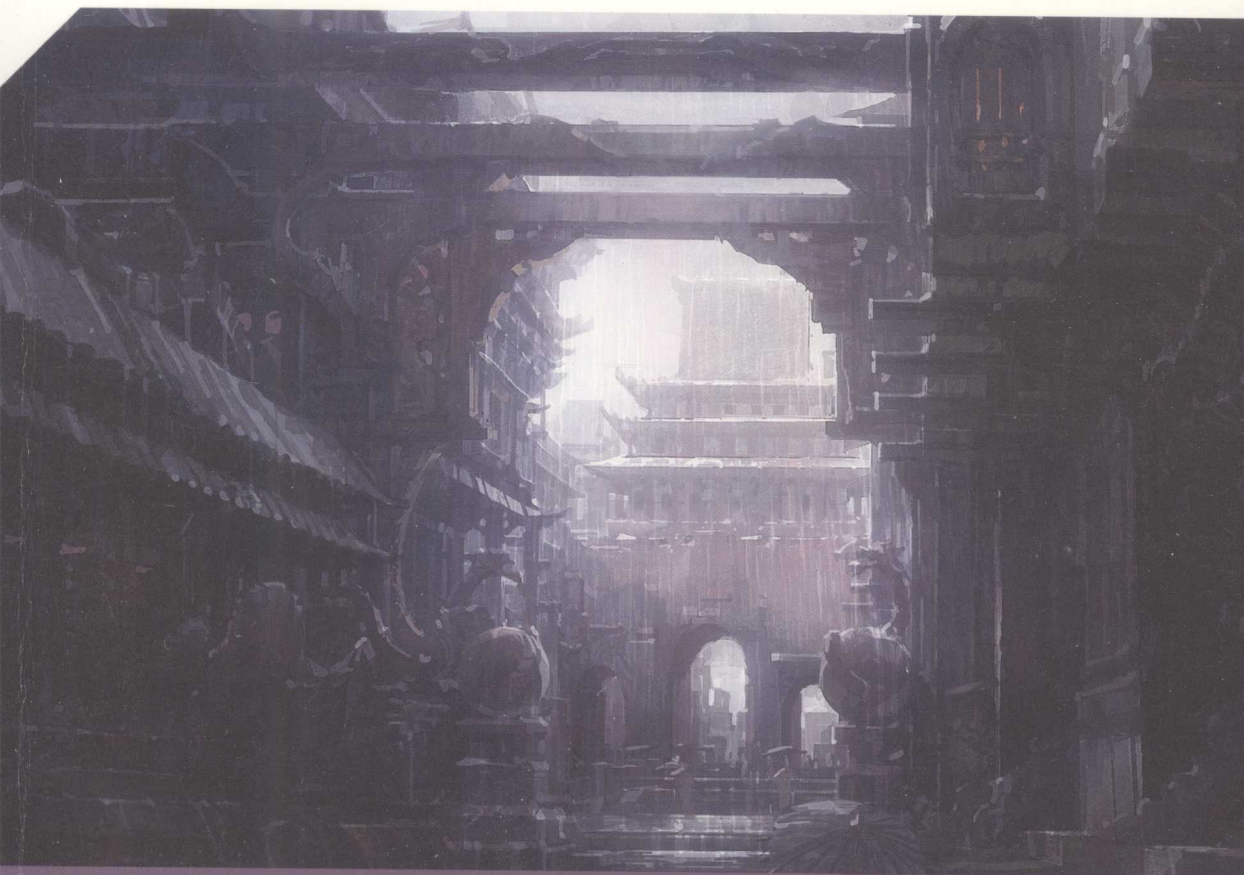


THE LEGEND OF NOVOCEAND

江南 小椴 萧如瑟 唐缺
桂圆八宝 暗 路鸣泽 领衔

【第二季】

II 紫之苦寂



江南

晚雪浓情抄

小椴

零

暗

无花之城

路鸣泽

魔传说·夜浓

大胤圣王七年至十四年，
辰月君临，天罗拔剑，
阴寒七年，颜美七年，烈血七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州志·葵花. 紫之苦寂 / 江南等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385-3846-5

I. 九... II. 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7708号

九州志·葵花. 紫之苦寂

江南 等

作 者: 江 南 等著

责任编辑: 王天明 熊晓君

特约编辑: 武 宁 王俊灵

特约监制: 孟 祎 李正华

特约策划: 武 宁 王俊灵

装帧设计: 黄海涛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130021)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17千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846-5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大胤所集七年

紫之苦寂

- 002 卷一 九州天宮之律
- 006 卷二 葵花之卷 II
- 048 卷三 晚雪浓情抄 | 江南
- 102 卷四 魔传说 | 夜浓 | 路鸣泽
- 182 卷五 无花之城 | 暗
- 230 卷六 零 | 小楸

- 004 天启·天罗拔剑 | 赵雷
- 006 古尔池之圭·预言·见证 | 肖鹏
- 013 停妄之都·草原的殿堂 | 蚂蚁
- 018 九赫部主君·石斛 | JYL
- 023 唐国国主·百里恬 | JYL
- 027 天罗苏家家主·苏老 | JYL
- 032 辰月“阴”教长·范雨时 | JYL
- 035 缇卫第四卫卫长·杨拓石 | JYL
- 036 缇卫第五卫卫长·陈重 | JYL
- 039 云容 | 夏达
- 040 剑客·拔刀·竹林夜行 | 第七个桔子
- 043 巡行·闪电之夜 | 第七个桔子
- 044 缇卫·扬旗·黯色长街 | 第七个桔子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无边海洋中，有一片文明繁盛的陆地，生活着不同的种族。随着对周遭世界的探知，诸族逐渐感觉到彼此的存在，交汇融合。终于有一日，一个人族皇帝统一了这片陆地，将已知的区域划分为殇、瀚、宁、中、澜、宛、越、云、雷九个州。尽管之后一场巨大的洪水改变了陆地的轮廓，在它的中央造出三个广阔的内海。但从人族皇帝分封的那一日起，这个世界便被称为“九州”。

“三陆九州”，正是这个世界地理的最好写照。被大洪水分开的东陆、西陆和北陆上，各有一些神奇的风光。云州人迹罕至，雷州毒瘴密布，中州土地肥沃，澜州山脊高耸，越州野地荒瘠，宛州山水交融，殇州冰寒高原，瀚州一马平川，宁州山林繁盛。三陆之中，有潍海、涣海和滁繇海三个内海将陆地隔开。三陆之外，是无边无际的浩瀚洋。

智慧的生物在九州上分布极广，创造了无数浩瀚璀璨的文明。

人族在九州之上分布最广，凭借坚忍、耐力、无穷无尽的欲望以及强大的繁殖能力成了九州大地上的汹汹主流。人族中的一支华族占据了东陆四州的大部分地区，凭借农耕文明创造了九州中最盛大与繁华的文明；另一支居于北陆瀚州的蛮族，则过着游牧的生活，成为草原上的霸主。

羽族的外型酷似人类，却能够感受明月之力凝出羽翼飞翔，主要居住在北陆宁州的丛林之中。他们精擅射术，善于航海。能够飞翔的他们以天空和高处为尊，不同于人类总是试图改变周围的环境以适应他们的需求，羽族对赖以生存的树木极为崇敬。

夸父是体型巨大的种族，身高力大，主要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北陆殇州。也唯有他们能够适应那里寒冷的高原。他们因为地域的分散，文明程度不高，却

对自然有着自己独特的体悟。

河洛较人类短小但体型匀称可爱。河络对于创造有着狂热的追求，信仰极其虔诚，坚信创造才是他们生命的意义所在。代表创造的火对与河络来说是最崇高的事物，只要有合适的条件，他们的造物总是九州最好的。

神秘的鲛人生活在水中，因此和陆上种族接触不多。他们偶尔会将城市浮上水面与其他各族交易，就成为各族口中的传说。他们的男子凶猛而女子柔媚，是九州水域中一道难得的风景区。

九州中最为神奇的种族就是魅，他们本是纯粹精神的造物，却可以通过被称为“凝聚”的过程为自己创造一副实体，将外表变得和其他各族一样，从而融入进他们的生活。凝聚的过程漫长且艰难，且极易失败，但多数的魅还是无怨无悔地为自己创造一副形体，以体验真实的生活。

智慧的繁衍带来组织和秩序，也带来对抗与冲突。种族与种族，文明与文明，个体与环境，冲突在九州的历史上未曾间断。其中最主要的矛盾，便是名为“天驱”和“辰月”这两个组织的对抗。

“天驱”之中，尽是心怀“守护”信念的武士，他们面对的，是主要由行事诡秘的秘术士组成的“辰月”。这两者各自代表了创世的主神“荒”与“墟”，因此天驱和辰月的矛盾，是物质与精神、无序和有序之间矛盾的具象化。

璀璨的星辰，瑰丽的海洋，空寂的山川河流，熙攘的喧嚣都市，珍奇的异兽，玄妙的种族……一切尽在——“九州”世界。

九州志工作室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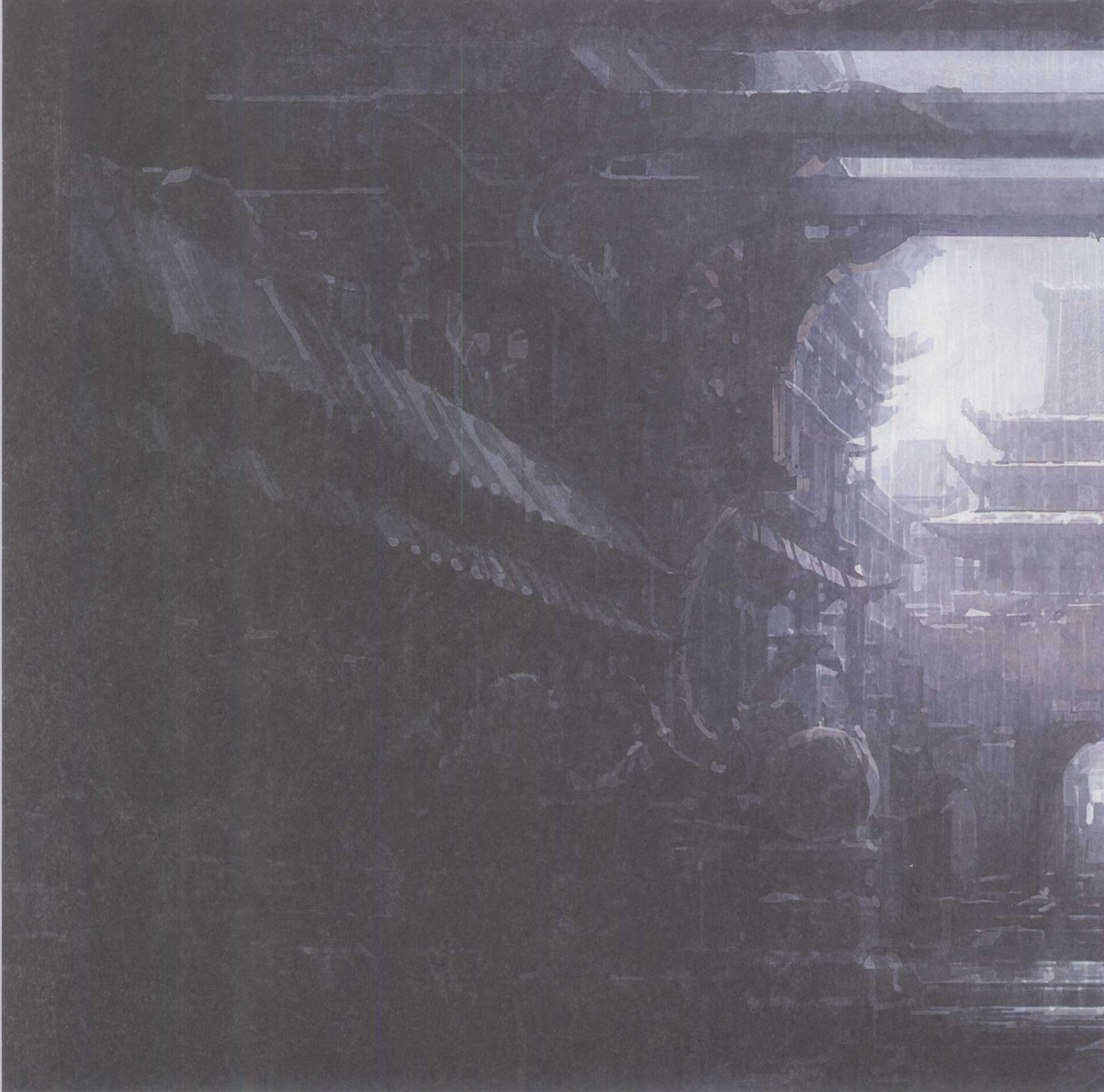
顾问 江南

监督 吉吉

创意 罗四维、isotone、吉吉、红袖

脚本 罗四维、isotone、布知道、妖风

设计 布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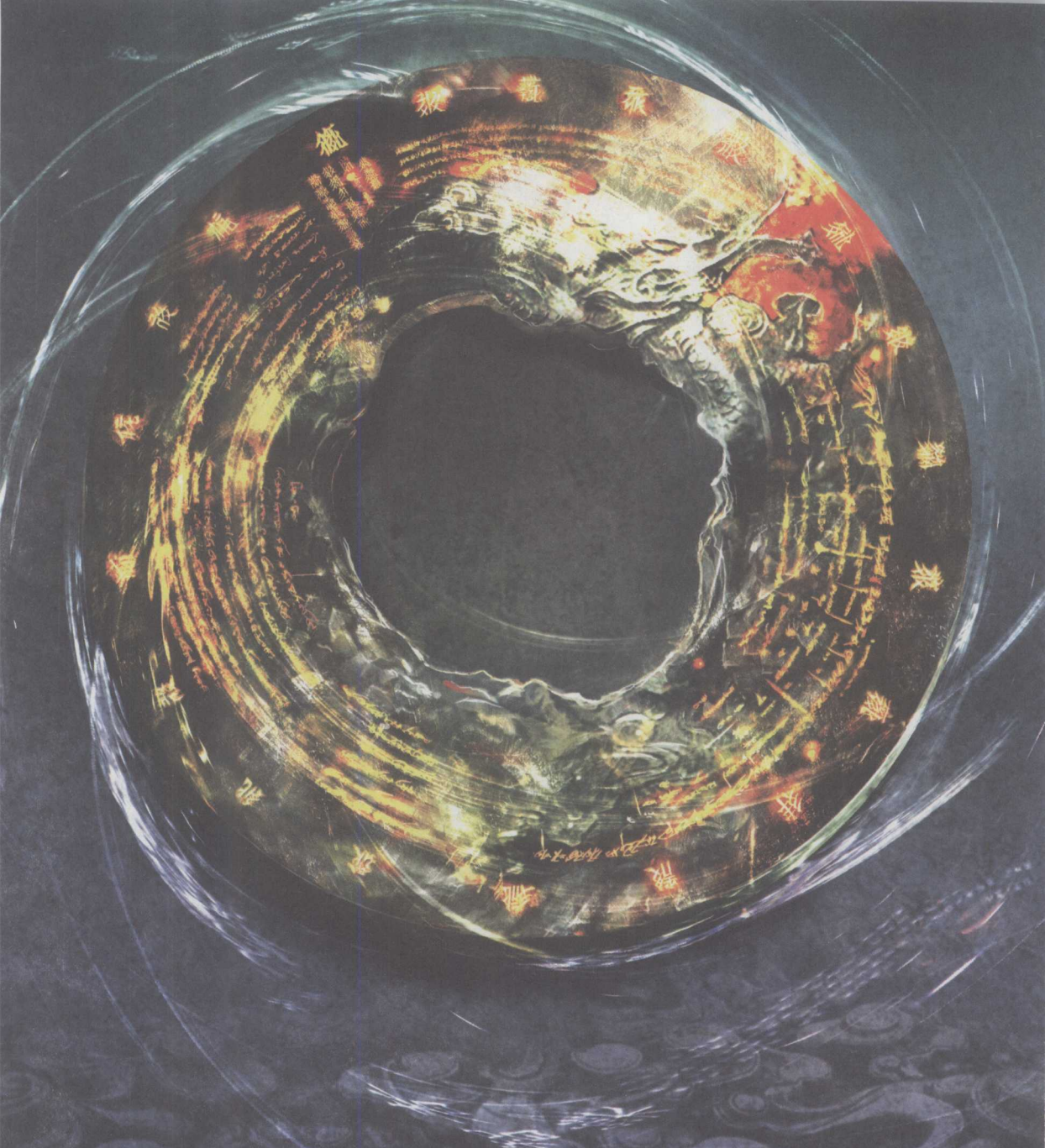
天启·天罗拔剑

胤匡武帝圣王七年十月十五，
雨水倾泻，
冲刷天启城染血的城墙。
天罗们擎伞进入帝都。

他们的话语无声又恐怖：
“凡人啊，
不要窥视伞盖下的面庞，
这是无面之人的禁忌。

我们的使命叫复仇，
我们的名字叫死亡。”





古尔沁之圭·预言·见证

凭借此圭，
立下分开现实的证誓。
星轨如圆，
见证周而复始的命运。

『葵花卷』

创意：九州志工作室

美术：赵雷 夏达 肖鹏 第七个桔子 蚂蚁 JYL

九州志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北岛

九州志

星归宁州

东陆人在逊王阿堪提给了他们最惨痛的教训之后，方才将注意力转到那片大陆。他们发现在苦寒的北陆，那些喝羊奶吃生肉的蛮子已经有了公认的领袖——大君，也有了坐下来一起开会的政治思想。

库里格大会召开时，之前曾经背叛的九嫔部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平等地和其他部落的领袖坐下来开会。从前古尔沁部落对叛变者的惩罚非常血腥而残酷，可是这次九嫔部的主君石斛·烈阔台·粘八葛却竟然可以坐下来发言，甚至成为了古尔沁部落之下的第二大部落，逊王允许他继续培养强大的战士，给他权力和土地。人们说逊王阿堪提已经不再是神罚之人，他已经放下了长弓和剑，现在他的手中只有放牧的鞭子与装满美酒的木碗。

有人说，库里格大会是古伦俄教导的结果：所有人都坐来说话，就是没有阶级之分，也就是没有秩序，这正暗合了辰月所追求的分裂与平衡。这并非没有道理：阿堪提虽然具有出众的军事才能，可库里格大会这种前所未有的制度，只能出自一颗更可怕的智慧之心。无疑尊主古伦俄就是这样的人选。

此刻的北陆进入了最强大的时代，在阿堪提的身边有强大的青阳部主人吕青阳·依马德·帕苏尔，虽然此刻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但他却有着狮子般的勇敢和狐狸般的狡诈；更可怕的是被称为星辰之侍的古风尘，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阿堪提在库里格大会上宣布这个羽人是尊格尔台大汗王，世袭罔替，没有人对这个决定感到惊讶。即使九嫔部的人也不敢对这个既非族类、又身怀血债的美男子有任何怨言。

在很多人看来，古风尘是一个优雅的诗入，日后他在东陆有位推崇者，就是下唐国

的文睿国主。文睿国主性格淡泊慈柔，治国一般，却是东陆一流的诗人，和“白氏七贤堂”的七位皇帝比肩。他曾经称赞古风尘的诗歌为“清香白莲”，对于爱莲花如命的文睿国主来说，这是极高的评价。

世传古风尘的一首小诗：

“我不是自己的主人，我只是命运的一扇门。
当诸神在星空中吟唱生命，我如大地上飘落的尘。
我唱着属于我的歌走向东方，水畔的你朝西眺望。
如果星辰曾给我一刻自由的存在，我会为你采摘那朵白莲花。”

但也是这个诗意寂寥空旷的羽人，《逊王传》记录了他向阿堪提的进言，也是一首诗：

“王啊，你必须对你国土的敌人怀着仇恨，
同时你必须向太阳学习这条规则，
因为他从他的王座上，
凯旋地挥舞他的宝刀时，
这世界才被他的阳光照亮。”

这次进言发生在阿堪提还没有击败蔑儿乞部时，当时阿堪提击败了强大的敌人罗纳部落，他第一次犹豫是否应该违背自己的原则宽恕这个部落，原因很简单，罗纳部落是蔑儿乞部落的夙敌，它的首领苦法又是草原上闻名的英雄，是阿堪提认为可以和他比肩的人。阿堪提如果可以借助他的力量，扫平蔑儿乞部的困难就会小很多。而且阿堪提虽然对于杀戮从不犹豫，但是对于英雄还是有着十二分的敬重。

但是古风尘以这首诗坚定地劝说阿堪提下达灭族的命令，因为他认为帝王是不需要仁慈的，也绝不行宽恕，弱者如羊群，需要狮子的统治，王是狮子，不会和羊做朋友。古风尘是个羽人，当然比蛮族出身的阿堪提更明白“王”这个字的含义。就古风尘的这番话而言，他应该很认同辰月教残酷悲观的哲学。

如果古风尘继续辅佐阿堪提，而古伦俄没有存在过，那么逊王也许会成为真正的九州共主，但就在库里格大会刚刚结束的时候，蛮族的“尊格尔台大汗王”就辞去了官位，单人匹马回去了他的羽族故乡。

没有人知道这个匹马独行的人是如何穿越彤云大山返乡的，那时候羽人和蛮族的关系异常紧张，羽人牢牢保卫着瀚州和宁州间唯一的通道——大山隘口的灭云关，对于任何可疑的人都毫不犹豫地一箭射死。

古风尘来到蛮族的土地，是以羽族流亡者的身份。

在羽族千年的历史中，不能凝羽飞翔的人被称为“无翼民”，地位低下。而后来身为羽族大司祭的古风尘却没有展示过飞翔的能力，很多人怀疑他的身份，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质疑。毕竟古风尘从外表上看，实在是贵公子中的贵公子，高贵得不容直视。

古风尘来到瀚州的时候，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返回宁州的时候，也只不过多了一匹马。但他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流亡者了，他心里怀着武器，那是无与伦比的星象学智慧和他在血与剑的草原学来的残酷。这样一个人在羽族无法不脱颖而出，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古风尘名扬羽族的都城青都，成为新星般令人仰慕的人物，贵族们人人乐意结交的贵公子。他甚至进入了羽族的宗教机构元极道担任辅祭。元极道本就是一种发源于星象学的宗教，而古风尘创立的皇极经天派则是未来五百年间最大的星象学派，具有深邃的理论和强劲的算学基础。这使得古风尘在羽族的地位不断提升。

但此刻没有人知道，这个如同太阳般放出无限光芒的星象大师是怀着怎样的心回到宁州的。

他不放过一切机会推广自己的皇极经天派，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他的声音嘶哑难听，但他的俊美和智慧却让贵族们折服，让少女们魂牵梦萦，他待人和善且刚正不阿，年轻人们于是以他为偶像。他终于登上了羽族司祭的高位，在他面前现在只剩下大司祭了。

古风尘一直在等待，忍受着内心毒火的煎熬，等待得很辛苦。

这时逊王的信使远道而来，带来了郑重的邀请。

【七式联算和皇极点】

古风尘曾说自己的母亲对星象学很有研究，有家学的底子，而古风尘自己则更加具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演算出了后来被称为“皇极经天派”基础的谷玄七式联算。与其说这是一种星象学的结晶，倒不如说是算学的极点。古风尘大胆地在算式里引用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星空之轴，“皇极点”，从而彻底改变了多元联算求解的思路。“皇极点”在星空里其实是找不到的，它由一组数字组成，按照古风尘的说法，“皇极点”是个“悖数”，无法真正定位，但是它却能导出正确的结论。羽族的算学家们在听到了古风尘的理论后，惊叹说他的算学已经进入了“神的疆域”。也许正是这种可怕的天分，让古伦俄看中了这个羽人。



古尔沁之主

早在白崇吉登基之前，逊王就在库里格大会上提出要建设一座大城，位置就在石鼓山下。在此之前草原上没有城市，只有一个个部落，逊王觉得必须让蛮族人有所依赖，有避风的地方，他们才能获得安宁和幸福，所以他带头建设城市，给他的古尔沁部落居住。这座城市就是“北都”，直到五百多年后的胤末，这都是瀚州草原上唯一的城市。

他不愿为了建设城市而奴役其他的部落，而显然古尔沁部落当时的区区一万人是无法建起北都那座接天之城的。

还是尊主，他应逊王的请求再次驾临了，他围绕石鼓山走了一日一夜，建议逊王铲掉石鼓山，在其上建设北都城。这个建议不能不说是非常惊悚的，要铲平蛮族人视为圣地的石鼓山，先不说蛮族人会如何想，单是工程的浩大就惊世骇俗了，石鼓山虽然不是大山，但是根据《逊王传》的记载，也着实不小，而且被称做神的遗迹，要动它可不容易。但是尊主提出了解释，他说刻在岩石中的“预言之书”《石鼓卷》原本就是用以启示盘踞天神的选民的，现在这个选民——逊王阿堪提——已经领略到了世界开始和终结的秘密，那么这本书就应该被毁去，以免被错误的人利用。阿堪提经过思考，同意了尊主的意见。此刻草原上一切人都把阿堪提奉为英雄、救主和神使，他们相信阿堪提足以领导他们走向辉煌的未来，所以对于铲平神山的事表示了接受。

尊主于是召唤了地底的火焰，炽烈如太阳的白色火焰从地底升起，煅烧着石鼓，整整三天三夜。白色火焰如圣光一样照亮天空，石鼓被烧得通红，一切的文字都反射着金光，之后，忽然冰雨暴降，寒冷的雨水淋在赤红的石鼓山上，这座神迹在爆裂的巨响中化为碎石，被用作北都城的奠基。草原上有数万人目睹了这一神迹，就都下跪膜拜。

北都城奠基之际，离开古尔沁部落两年的尊格尔台大汗王从宁州归来，此时他位居羽族司祭，地位崇高，在算学上独步整个羽族。他那已经踏上“神的疆土”的算学是一门在人世间无从施展的技艺，只能用来计算天上的星辰。古风尘受逊王之邀而来，目的是计算北都城的星命。

他向逊王索取了一千个少年，训练他们，以他们为算筹，在空地上列出大阵，计算北都城的未来。这场庞大的计算据称包括了整个天空的一切星辰，计算的时间从之前的五百

年到其后的五百年。计算连续进行了一个月，除了短暂的休息，从不停息。古风尘得到了结论，却是糟糕的坏消息——北都城的位置对应的星辰是“谷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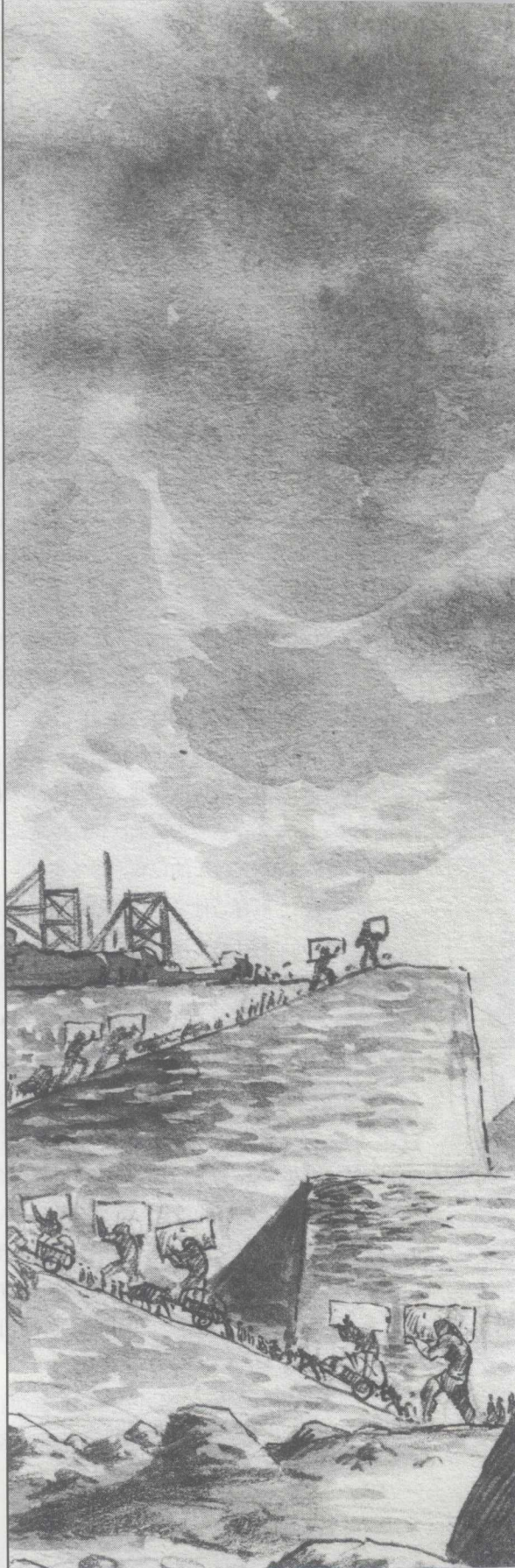
在天空里属于北都城的那块“星野”上，是一片死寂的黑暗，从未有任何发光的星辰从那里经过，唯有空虚黑暗的“谷玄”是那片星野的主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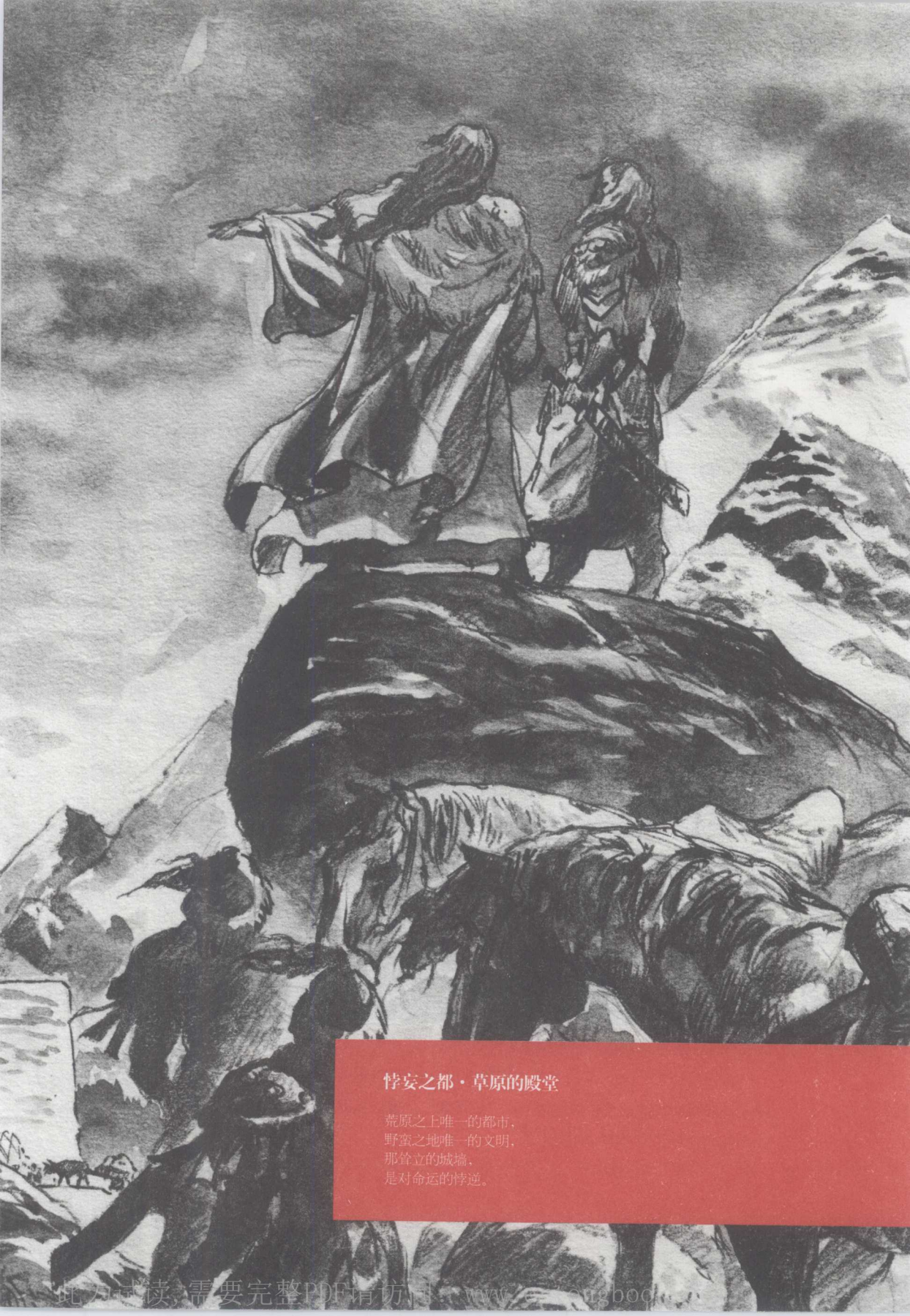
“谷玄”，象征死亡和终结的星辰，吞噬一切，归于虚无！

这个结果是可怕的，象征着北都这座蛮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城还未建设，就被命运注定为“灭亡之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羽人把北都称做“悖都”——“悖妄之都”——一方面表示对蛮族人的鄙夷，一方面是说这座城市从建立之初就是错的，注定带着悲哀的宿命。这个计算结果震惊了逊王，甚至尊主，他们无法核实古风尘的计算，因为“星野”并非天空中固定的区域，是由一组不断变化的算式框定的，他们虽然都是绝对出类拔萃的人，但是无法在算学上质疑古风尘得出的结果。

经过长久的思考，逊王依然决定建设北都城，他要继承阿甘达的遗志给蛮族人带来“黄金时代”，那么就要让蛮族人有遮风避雨的家，让他们不再逐水草而居，受风霜剥蚀，从此平安富足。他自信地认为只要他依然站在草原上，就无人能够把北都城的城墙推倒。

次年春，北都城开建，尊主召唤了殇州的夸父来协助建设，夸父和蛮族原本是敌人，可是在尊主的召唤下，他们为这座蛮族人的圣城不分昼夜地工作。





悖妄之都·草原的殿堂

荒原之上唯一的都市，
野蛮之地唯一的文明，
那耸立的城墙，
是对命运的悖逆。